

姚雪垠

抗战时期 小说创作研究

吴永平◎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吴永平 著 —

姚雪垠抗战时期 小说创作研究

吴永平 著
姚雪垠 研究
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 / 吴永平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48-5514-6

I. ①姚…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各体文学评论和研究-新体小说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2973 号

策 划: 姚海天

责任编辑: 王建新

责任校对: 贾 群

出 版 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康利胶印厂

开 本: 787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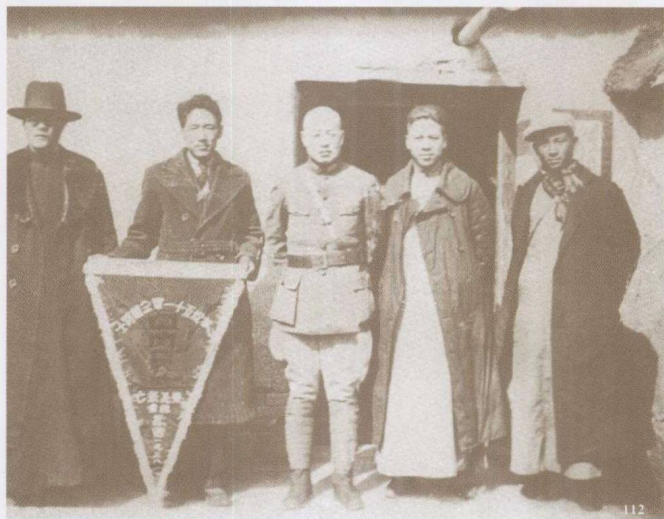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雪垠在北平上了日伪报纸抗日分子的黑名单，他送走妻子王梅彩后化装逃离北平，辗转回到开封，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下，参与创办和主编抗战刊物《风雨》周刊。图为逃离北平时留须的姚雪垠和《风雨》周刊。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姚雪垠（中）与同乡好友梁雷（左）、赵伊坪（右）分别时合影留念，后排为杞县大同中学送行的学生。1938、1939年梁雷和赵伊坪先后在山西偏关和山东聊城抗日前线壮烈殉国，学生邵世忠（后中）也牺牲于抗战作战中。



1938年初，姚雪垠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名义赴徐州前线采访，图为姚雪垠（右2）在宿县采访于学忠将军（中）时合影。



1940年在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的姚雪垠。此时他开始创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并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连载。下图为同时期创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在报刊上连载。



抗战初期，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赴襄阳参加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战文化活动。图为长期坚持在五战区的四友人于1940年合影于老河口郊野。左起：姚雪垠、田涛、臧克家、碧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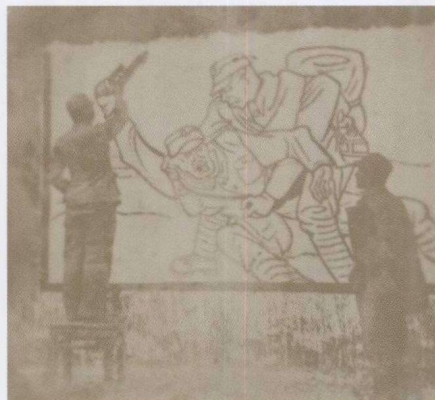


1939年底中华文协在均县（今丹江口市）举办抗战文化讲习班，姚雪垠主讲唯物辩证法。图为讲习班学员合影，前排左6坐者为姚雪垠。



抗战时期姚雪垠创作文学作品近200万字，以小说著称。图为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和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金千里》（又名《戎马恋》）《重逢》等部分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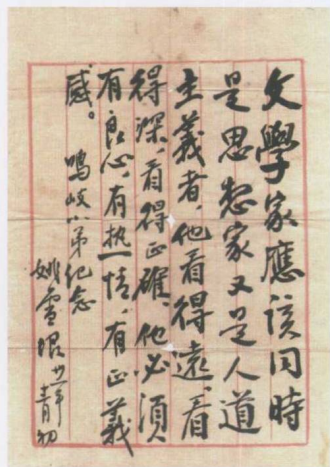
1942年姚雪垠在大别山区立煌（金寨）主编抗战刊物《中原文化》时与友人合影（中为姚雪垠）。是年秋，姚雪垠获悉军统特务要迫害他，及时离开立煌。不久，数名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被特务抓捕活埋。1943年初姚雪垠来到重庆，当选为中华全国抗敌协会理事兼创研部副部长，《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部出版。1944年为解决生计问题，应聘到三台东北大学任教至抗战胜利。其期间开始创作《长夜》。



五战区文艺宣传队进行抗战宣传。



活跃在五战区的抗战演剧四队部分队员合影。前排右5为姚雪垠的妻妹王兰彩（西玲），中间女童为姚雪垠的女儿姚海燕。



1942年姚雪垠在鄂北随军前线采访给青年军官周鸣岐（李）的题词。这也是姚雪垠留下来的最早墨迹。



五战区主办的抗战报纸《阵中日报》，姚雪垠的《论典型的创造》《论南洋风云——对于太平洋大战的预测》《中国不会败》等多篇文章发表于该报。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给参加抗战老作家的抗战胜利50周年的纪念牌。



1940年4月29日，在老河口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部署枣宜会战计划。图为会后合影。左起：吴中直、高永年、刘汝明、王鸿韶、郭忏、汤恩伯、孙连仲、李宗仁、张自忠、黄琪翔、韦永成。



老河口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旧居。修缮后的大门两边是两幅大型浮雕，右边表现战区官兵冲锋陷阵，左边表现战区民众支援前线和活跃的抗战文化工作，其中有老舍、胡绳、张光年、臧克家、姚雪垠等人的雕像。



2015年春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夫妇参观长官部旧址的五战区抗战展览。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的《姚雪垠抗战作品选》

出版说明

《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抗战文学研究者吴永平先生的旧作，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撰写的毕业论文。该论文得到他的指导老师周勃、张啸虎和答辩老师黄曼君三位先生的好评，他们认为这是解放后研究我父亲反映抗战正面战场作品不可多得的力作。该论文也得到家父的认可。该论文跳出过去研究的窠臼，不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用大量第一手资料，以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条分缕析，较清晰地展示了家父在抗战中文学活动的足迹，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家父小说创作的成就。当然，这是吴永平先生研究家父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的处女作，由于时代、阅历、视野、认识及论文篇幅等原因，文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在所难免。何况又是他30多年前的旧作。

我和吴永平先生有多年交往，他是我尊敬的治学严谨、研究成果颇丰的学者。他读研时为写好这篇论文下了很大功夫，先后跑了湖北、河南、北京、西安、成都等地图书馆，查寻抗战时期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的姚雪垠作品以及他人的有关评论文章。当时尚无复印条件，他找到的许多文章主要是靠笔抄写下来，或在图书馆先将文章口述录音下来，回家后再整理成文字。有的文章当时来不及抄写或录音，或有的文章一时找不到或找不全，就先写下索引，以后再落实补上。他待资料完全坐实后，再下笔写作。多年来，他遵循这一原则治学和著书立说，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李蕤评传》、《小说家老舍》、《隔膜与猜忌：姚雪垠与胡风的世纪纷争》、《胡风家书疏证》及已完成的《胡风舒芜关系史证》等，在学界引起关注，产生较大影响。

吴永平先生长期从事抗战文学及胡风、老舍、姚雪垠等作家的研究，不仅搜集

到家父不少的抗战作品，也寻找到家父自己都已遗忘的一些早年作品。1997年家父患病后，我开始主持编纂家父的文集。吴永平作为主要编委，提供了父亲早期上百篇佚文，并担负一些编纂工作，对保证顺利编就和出版22卷本《姚雪垠书系》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对永平和俞汝捷、许建辉、周勃、王毅、陈浩增等编委朋友至今难以忘怀，心存感激。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大家的密切合作，书系是难以及时编出和出版的。

今年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这个重要日子，我自去年秋天开始着手选编《姚雪垠抗战作品选》，即从家父近200万字的抗战作品中，选编出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短篇小说集《牛全德与红萝卜》和散文集《四月交响曲》。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鄂豫皖正面战场的前线和后方军民的抗日救亡生活。读者看了这些作品后，如果再读读《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可对家父的八年抗战经历、文学创作情况有进一步了解，对主要作品的写作背景、所取得的成就等会有更深入认识。书后的多篇附录，有的介绍了家父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有的论述了我父亲抗战小说结构方面的探索，有的揭示了家父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两段重要的人生经历，有的记述了家父和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在鄂北第五战区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概况，最后列出家父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年谱，一目了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大大拓宽了本书的内容，使其更为厚重，且与家父的文学创作有十分密切关系。我想，这就是吴永平先生这本《研究》所起到的导读作用。因此，在编完父亲的抗战作品选后，我找到吴永平先生的这篇旧作再次拜读，认为它不因岁月的流逝而过时，依然有水准，有重要价值，应该向读者推荐。因此在征求永平意见后，由他对原著稍作整理，并且补入他近些年撰写的其他一些有关文章，这次和家父的抗战作品一起推出，可谓相得益彰。

今年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和妻子借回故乡的机会，去毗邻邓州的襄阳看望父亲青年时代的挚友、抗日烈士梁雷之子梁克崙夫妇。在克崙兄的提议下，我们两家人当天下午冒着霏霏春雨，驱车来到离襄阳不远又与邓州交界的老河口市，参观李宗仁统帅的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旧址。这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三进四合院，面临大街大门的两边是新建的两块硕大黑色大理石浮雕：右边表现国军将士执枪冲锋陷阵，

左边表现战区民众支前和文化人的救亡活动，其中有胡绳、老舍、张光年、臧克家、姚雪垠等人的雕像。室内是新布置的关于五战区的军事部署、战役及抗战文化活动等情况的史料图片及文物展览。讲解员说，抗战初期一批进步文化人聚集鄂北五战区，流亡青年也达数千人之多，他们办报、办班、演剧、演讲、写作、开书店、下乡宣传、走访前线，文化活动十分活跃，襄樊、老河口的抗战文化工作闻名全国。我想，主要反映鄂豫皖军民抗战生活的《姚雪垠抗战作品选》以及吴永平的《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同时面世，对反映和研究五战区的抗战文化活动会有积极意义。

姚海天

2015 年初夏

目 录

第一部分

/ 1 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

/ 2 引言

/ 6 第一章 时代、生活、思想和小说创作

/ 7 一、《风雨》前后（1936年初—1938年10月）

/ 12 二、文章入伍（1938年10月—1941年1月）

/ 16 三、文艺孤军（1941年4月—1942年10月）

/ 20 四、蜀中风云（1943年2月—1946年4月）

/ 26 第二章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前进

/ 27 一、理论与实践的交互影响及内在的一致性

/ 31 二、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与鲜明的时代感

/ 34 三、从熟知的生活中探求向生活的核心掘进

/ 39 四、恢宏的历史观与战斗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亮色

/ 46 第三章 荆棘丛生的艺术之途

/ 47 一、以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探讨小说创作的方法论

/ 51 二、典型形象的内在依据与发展的必然性

/ 56 三、向性格的深处掘发与细腻的描写倾向

/ 61 四、主观感情的强烈流注与散文化倾向

/ 67 五、口语的文学美与美的口语文学

/ 75 结语

/ 77 补记

第二部分

／ 79 姚雪垠抗战时期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 80 一、论姚雪垠抗战前夜의思想和小说创作

／ 91 二、试论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结构原理与实践

／ 104 三、姚雪垠“脱党”始末——抗战前夜姚雪垠的生活道路

／ 115 四、姚雪垠“出党”始末——抗战初期姚雪垠的人生选择

／ 128 五、姚雪垠等进步文化人在鄂北第五战区抗战文艺活动概况

／ 143 六、姚雪垠在大别山区的抗战文化活动

第三部分

姚雪垠抗战时期文学创作年谱

／ 153 (1937 年—1945 年)

— 第一部分 —

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

引言

姚雪垠是“抗战时期崛起”^[1]的现代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抗战前夜，他就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并与左翼作家站在一条壕堑里，开展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深刻影响，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一定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即投身于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洪流。抗战初期他在河南地下党领导下主编《风雨》周刊，对促成中原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发挥过积极作用。武汉沦陷之后，他响应中华全国抗敌文艺界协会“文章入伍”的号召，参加第五战区进步文化工作，并参与筹建文协襄阳分会和均县支会，为推动豫南鄂北进步文化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抗战中期政治形势逆转时，他被地方当局驱逐，遂化名来到大别山中，团结爱国青年，创办进步文化刊物，为“茫茫中原，茫茫战地，茫茫江淮之间”^[2]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一块阵地，又不见容于地方当局，险为羁縻，幸而逃离。抗战后期，他来到大后方，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后因稿费无法维持生活而进大学执教，其间仍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直至抗战胜利。

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即8年抗战期间，他共创作了18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4部，80余万字；中篇小说2部，10余万字；短篇小说6篇，

[1] 转引自碧野《忆雁冰师》，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2] 姚雪垠《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载1943年3月27日《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

10余万字；散文(包括序跋、通讯、报告文学)70余篇，约40万字。姚雪垠的创作，充实和丰富了抗战文学的宝库。

由于姚雪垠抗战时期的生活经历较为特殊，也基于他当时初步形成的文学观和美学思想，他的创作面貌较之大后方作家有所不同。他的小说作品侧重于表现抗战初期、中期国统区民众抗日游击队与救亡团体的生活和斗争，侧重于塑造“肯定的、积极的、健朗的、伟大的艺术形象”^[1]。抗战初期，他的成名作《差半车麦秸》较早成功地塑造出战斗的觉醒的人民大众的英雄形象，适应了抗战文坛“表现民族抗战的生动力量，发扬民族的自信心，坚决心，写出一切抗战中最优秀的民族的典型人物”^[2]的紧迫要求，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他的寓言小说《红灯笼故事》因形象地宣传了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要求，蜚声国内外文坛；抗战中期创作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因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独特的题材和较为成功的艺术形式，引起抗战文坛的重视，并与《差半车麦秸》齐名，被誉为抗战文学的“里程碑的作品”^[3]；抗战中、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4]，虽未全部完成，但就写成的第一部来看，虽有缺点，尤见优点，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进步力量与黑暗势力的激烈斗争，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抗战初期救亡团体中爱国青年的生活和斗争，曾激动了大后方读者的心。抗战时期姚雪垠的小说创作都致力于“推动民族精神使前进”，对“发扬民主精神有直接间接裨益”^[5]，他笔下的一组农民和救亡青年的典型形象已成为抗战文艺典型形象画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老迟生《论形式主义及抗战文艺运动之问题与展望》，载《文艺阵地》1944年第4卷第12期。

[2] 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原载1939年2月《文艺突击》第4期。收入《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3] 石怀池《戎马恋（书评）》，载1944年7月24日《新华日报》。

[4] 《春暖花开的时候》曾连载于1940年《读书月报》第2卷第1期至第10期，笔者称之为“连载本”；后扩写为第一部（共三分册），交由重庆现代出版社于1944年4～9月出版，笔者称之为“单行本”；1986年至1987年姚雪垠对该小说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后收入《姚雪垠书系》，笔者称之为“修订本”。本论文只论及前两个版本。笔者补注。

[5] 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载1946年1月《文联》第1卷第1期。

抗战初期他的全部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基点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他视抗战阶段为中国人民挣脱一切枷锁，开创崭新未来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他明确地提出文学必须为“改造社会”^[1]服务，因此他热情地讴歌战斗的觉醒的人民大众，抨击一切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黑暗势力，毫不懈怠地用艺术形式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他至今仍为台湾某些持有政治偏见的文人所忌恨^[2]。

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抗战初期，毛泽东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倡议，引起社会科学界对唯物辩证法的实际应用问题的极大关注，姚雪垠在这种形势下，开始积极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探索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研究“艺术哲学”^[3]，并初步建立独具个性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他的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传播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于充实和丰富抗战文学理论宝库都具有不应低估的作用，同时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总之，姚雪垠以他抗战时期的全部进步文化活动、小说创作实践、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他在抗战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以一个具有独特的风格的小说作家毫无愧色地列入抗战文学名家之林。

应该指出，他的文学业绩如同他本人曾一度被强制“遗忘”了。抗战后三年，他和沙汀、艾芜、陈白尘、刘盛亚、臧克家等进步文学家都曾蒙受某些批评者过甚其词的指责，他更是被当作数种“非现实主义”倾向的代表而受到严厉的批评。现在看来，这些批评并不都是实事求是的。姚雪垠的名字，当代读者并不陌生，然而人们只是从《李自成》的书页上认识他的。他曾感慨地说过：“我的半生的学习道路和创作道路，我在创作上的追求，我的真正弱点和我所独具的优点，同志们全不清楚。”^[4]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给现代文学研究留下了急待弥补的缺憾。

[1] 姚雪垠《创作漫谈》，载1942年4月《中原文化》第2卷第1期。

[2] 参看陈纪滢《记姚雪垠》，载1982年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2～4期。

[3] 姚雪垠《〈创作论初集〉后记》，载1942年8月《中原文化》第2卷第5期。

[4] 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起，下不另注。

目前，抗战文艺的研究工作开始得到重视，但系统地研究姚雪垠这一时期生活、思想和创作活动的著述还没有，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入手，以研究姚雪垠的小说为主，旁及同期创作的其他文体的文章论文，力求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评价他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劳绩。